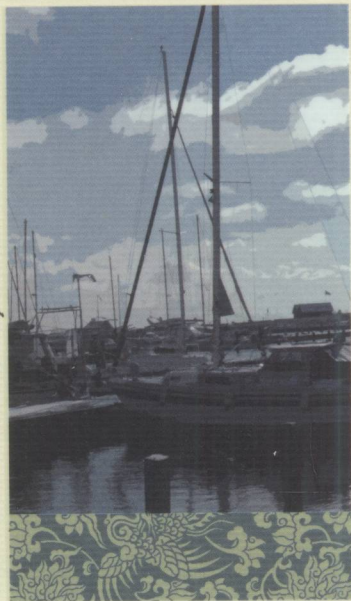


文库主编 郝铭鉴
本册主编 王 敏

观潮

目击词语的流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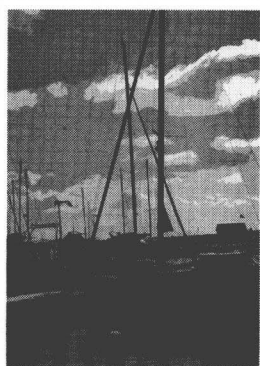
咬文嚼字文库·典藏书系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咬文嚼字 文库·典藏书系

目击词语的流变

观潮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潮——目击词语的流变 / 郝铭鉴主编.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8

(咬文嚼字文库·典藏书系)

ISBN 978-7-5452-0429-2

I. 观… II. 郝… III. 汉语—词语—研究 IV. 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9749 号

观潮——目击词语的流变

出版统筹: 孙 欢

责任编辑: 陆角珠

装帧设计: 叶 珺 欢 远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建国西路 384 弄 11 号甲

印 制: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90 × 1240 1/32

印 张: 8.625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429-2/G · 115

定 价: 1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36162648

序

郝铭鉴

这套书里的文章，选之于《咬文嚼字》。根据读者的提议，名之为“典藏书系”。

不过，说句实话，《咬文嚼字》不是用来藏的。它自创刊以来，便一路冲冲杀杀，一会儿向名家“开炮”，一会儿为城市“洗脸”，一会儿叫板“春晚”，一会儿检查商标，“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哪里有差错就“咬”到哪里。翻开《咬文嚼字》合订本，出现在你面前的，大都是短兵相接的镜头。说得好听一点，这是干预生活，有的放矢；说得不好听一点，那就成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有一点系统。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就是这样一本拉拉杂杂的小刊物，一亮相就获得了满堂彩；创刊十几年来，读者热情不减，宠爱有加，好评“涛声依旧”。它不但出版单行本，还出版合订本，产品线在逐渐延伸。当今图书市场面临严峻挑战，《咬文嚼字》合订本却成了“热点”“亮点”，成了书市的常青树，有了一定的“品牌效应”。为了阅读的便利，读者又提出了分类出版精选本的要求，于是，我们有了“典藏”的编选计划。

是的，是读者发现《咬文嚼字》不仅能“立竿见影”，解决眼前的问题，还有重新阅读的价值。记得德国历史学家维特克说过，时间犹如筛子，它能筛尽一切渣滓。《咬文嚼字》是经得起筛的。在读者的提示下，编辑《咬文嚼字》的人，也在重新审视《咬文嚼字》。

应该承认，这本刊物还是有一点知识的。我不敢说它的含量有

多么丰富，但它的品质却值得称道。它往往不是现有工具书的转述，而是作者千淘万漉的结果，言人之所未言，因此弥足珍贵。有些文字或许还显得粗糙，但读者能感觉得到这是璞，不是普通石头。

应该承认，这本刊物还是有一点材料的。它是社会语文生活的真实记录，甚至，它是语言资源、语言现象、语言手段的历史档案。鸟飞过，天空没有留下痕迹；语言流逝，在《咬文嚼字》里却能听到回声。即使某些词语只是昙花一现，但了解它们曾经的辉煌，可以让我们对语言的认识更为真切。保留这些材料，无疑是在维护文化研究的权利。

应该承认，这本刊物还是有一点智慧的。它不回避难题，相反却是知难而上，作者表现出来的，除了勇气，还有才情。在探索语言运用的规则、规律方面，更是通过不断探索，发现了一些灵光四射的东西。它们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提供了一种思考的角度。读这样的文字。仿佛置身于研讨会现场，无论是碰撞还是共振，都是一种启迪。

应该承认，这本刊物还是有一点趣味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个人说话，本来是最富有个性的，但是，恰恰是语言研究，常常让人觉得枯燥乏味。《咬文嚼字》在竭力抗拒这种宿命。它宁可被人视之为“俗”而不居高临下，宁可被人视之为“浅”而不故作艰深。它追求的是一种单纯、通透而又不失情趣的境界。这也许是《咬文嚼字》亲和力的重要来源。

“典藏”一词，恐怕历史不长，我们借用一下，决不是以“典”自炫，说得彻底一点，敝帚自珍而已。

是为序。

2009年3月18日

异形词

“隐君子”还是“癯君子”？ 3

吸毒或抽烟成瘾，辞书上称为“隐君子”，
但报刊上多称“癯君子”。到底该用哪一个？

“身份”还是“身分”？ 10

“身份证”上面的“身份”二字，
有人认为应是“身分”。该用哪个好呢？

“惟一”还是“唯一”？ 16

“唯一”与“惟一”长期对峙，
究竟应该用哪个？

“想象”还是“想像”？ 23

“想象”和“想像”至今纠缠不清，
用哪个更合理？

“杀手铜”还是“撒手铜”？ 31

媒体时而用“杀手铜”，时而用“撒手铜”。
到底用哪个好？

“执著”还是“执着”？ 38

形容做事坚持不懈、追求不舍，有人用“执著”，
有人用“执着”。到底应该听谁的？

“终身教育”还是“终生教育” 44

目前“终身学习”与“终生学习”齐飞，

“终身教育”与“终生教育”共舞。

“终身”与“终生”，应该选择谁？

“做客”和“作客”有区别吗 53

“做客”和“作客”的意思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区别在哪里？

“年轻”等同于“年青”吗？ 58

有人说“年轻人”就是“年青人”，

“年轻”等同于“年青”。这种说法对吗？

词形变异

何为“秘籍” 69

常在报刊上见到“炒股秘笈”“瘦身秘

笈”“购楼秘笈”。“秘笈”到底指什么？

“备受欢迎”还是“倍受欢迎”？ 76

以前人们都用“备受欢迎”，如今“倍

受欢迎”更流行。到底怎么用好？

“入闱”还是“入围”？ 83

参加“百花奖”评选获得提名，参加某比

赛进入决赛，称“入闱”还是“入围”？

“昨日黄花”对吗？ 90

“明日黄花”是个成语，但在实际使用中，
常有人把它写成“昨日黄花”。这能成立吗？

“综合症”行不行？ 98

辞书中都是“综合征”，可如今报刊上却用“综合症”。究竟怎么用好？

“埋单”还是“买单”？ 106

在餐馆吃饭结账，现在常说“买单”，
有人说应该是“埋单”。到底是哪个？

“三部曲”还是“三步曲”？ 115

表示“三个阶段”“三个步骤”，报刊常用“三部曲”，也用“三步曲”。哪个用得对？

“不瘟不火”能否写作“不温不火”？ 121

有人说：“戏演得不瘟不火。”
也有人：“球踢得不温不火。”
到底用“瘟”还是“温”？

“文身”可以写成“纹身”吗？ 130

现在很多人把“文身”写成“纹身”。
这样写对不对？

“精典案例”错不错？ 137

“精典案例”“精典广告”“精典台词”之类的用

法比比皆是，但是，“经典”能写成“精典”吗？

词义变异

“黑名单”可以这样用吗？ 147

某产品质量不佳被列入“黑名单”，某人缺乏信用被列入“黑名单”。这种用法成立吗？

“问鼎”是夺冠吗？ 154

一家报纸的新闻标题：“A 球队问鼎联赛冠军”。
“问鼎”可以这样用吗？

“三甲”可否用作“前三名”？ 161

“中远跻身末代甲 A 三甲之列”，
“瓦尔德内尔与奥运男单三甲无缘”。
“三甲”就是“前三名”吗？

“空穴来风”怎样用？ 168

“空穴来风”既可指事出有因，又可指无中生有？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用“七月流火”形容盛夏的酷热对吗？ . . . 176

“七月流火”出自《诗经》，本义是夏历七月大火星逐渐西下，到了暑退之时。可现在常用“七月流火”极言盛夏酷热。这样用对吗？

“美轮美奂”能否用于建筑物以外的对象? ····· 182

“莫高窟的彩塑和壁画美轮美奂”，
“美轮美奂的歌舞使晚会高潮迭起”。
“美轮美奂”能这样用吗？

“染指冠军”可以说吗? ····· 190

“染指”一直是个贬义词，但现在运动员夺冠被称为“染指冠军”，赢得奖牌被称为“染指奖牌”。这些用法对吗？

“伸出橄榄枝”能表示邀请吗? ····· 197

“国家队向两位世界级教练伸出橄榄枝”，
“开发区招商向英特尔公司抛出橄榄枝”。
这两个例子中的“橄榄枝”用得对吗？

“首当其冲”能当作“首先”用吗? ····· 207

“消费者首当其冲考虑的当然是价格”，
“保安人员首当其冲赶到出事地点”。
这些用法有“病”吗？

形义易混词

“惊爆”还是“惊曝”? ····· 217

“世界药物业惊bào丑闻”，“美国惊bào园枪杀案内幕”。这里的“惊bào”应写为“惊爆”还是“惊曝”？

“期间”能单独用作状语吗？····· 223

“艺术展极大地活跃了当地的文化生活，期间，有数十万人参加了相关活动”。“期间”的用法对吗？

“登陆网站”还是“登录网站”？····· 230

人们进入到各种各样的网站中是称作“登陆网站”还是“登录网站”？“登陆”与“登录”意思相同还是同中有异？

“拷问历史”还是“考问历史”？····· 237

“他的著作不仅是在叙述历史，也是在拷问历史，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拷问历史”行吗？是否应用“考问历史”？

营、赢、盈：花落谁家？····· 244

“非 yíng 利机构”这个名称应写为“非营利机构”、“非赢利机构”还是“非盈利机构？”

“制定”和“制订”如何区分？····· 251

有人写“制定规划”，也有人写“制订规划”。两种写法有区别吗？

异形词

“隐君子”还是“瘾君子”？

吸毒或抽烟成瘾，辞书上称为“隐君子”，
但报刊上多称“瘾君子”。到底该用哪一个？

应是“隐君子”

我查阅了九种辞书，均收有“隐君子”词条，而没有“瘾君子”一词。电脑字库里提供的也是“隐君子”。对于“隐君子”的解释，大多有两义：一、隐士；二、借指吸毒成瘾的人。如《辞海》的解释是：“隐士。《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隐君子也。’‘隐’与‘瘾’谐音，常借以嘲讽有鸦片烟瘾的人。”

正如辞书所说，因“隐”与“瘾”二字谐音，有人就借用“隐君子”这个词来嘲讽那些吸食大烟成瘾的人，这是一种调侃、讥讽的说法。有些书报刊把“隐君子”印成“瘾君子”，我认为那是一种想当然的误用，是不了解这个词的出典造成的。但并不是所有书都用错的，比如母国政《一个现代女性与窦尔墩的会晤》：“她真是一个隐君子，而且吸得很凶——深深吸到气管里，再徐徐吐出来。”用的就是“隐君子”而非“瘾君子”。（陈鹤翔）

可以并行不悖

“隐君子”与“瘾君子”的基本含义相同,但使用价值有差异,因而可以并行不悖,不宜从词形规范角度去讨论孰是孰非。称吸食毒品、香烟上瘾的人为“隐君子”,修辞色彩浓厚一点,调侃的意味比较强;而称呼这类人为“瘾君子”,语义则更加显豁。汉语里类似的情况还有,比如“逃之夭夭”与“桃之夭夭”的关系。《诗经·周南·桃夭》有两句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其中的“桃之夭夭”形容桃树枝叶繁茂,桃花盛开;后来因为“桃”“逃”谐音而诙谐地指称逃走。明张景《飞丸记·代女捐生》:“老爷吩咐杀他,我生怕他桃之夭夭,悄悄张他进去,轻轻把锁连牵。”后人又改“桃”为“逃”,写作“逃之夭夭”。明冯梦龙《醒世恒言·蔡瑞虹忍辱报仇》:“到后觉道声息不好,立脚不住,就悄悄地逃之夭夭。”“隐君子”写成“瘾君子”正与此相类。(若 木)

何必多拐道弯

“瘾君子”字形很形象,一看就能联想到一种病态现象;从词义上看,“瘾”本来就有“烟瘾、毒瘾”的说法,引申出一个“瘾君子”,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从“隐君子”(隐居的人)通过谐音再引申为“瘾君子”,反而多拐了一道弯,不如直接写作“瘾君子”。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既然这个“瘾君子”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这么用,且有其构词的内在理据,就应当加以认可。决定语言是否合理的,不是某一两个语言学家、某一两本辞书,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吴早先)

辞书已收“瘾君子”

有人说辞书未收“瘾君子”,这是就《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辞书来说的;如果我们扩大一下搜寻范围,就会

发觉事实并非如此。

据我所见,张拱贵主编的《汉语委婉语词典》(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既收了“隐君子”,也收了“瘾君子”。韩明安主编的《汉语新词语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张艳华编的《现代汉语常用口语词典》(济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王德春主编的《新惯用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都只收“瘾君子”而没收“隐君子”。另一些词典如施宝义等编的《汉语惯用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年出版)、周培兴主编的《汉语惯用语新解》(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虽然没有把“瘾君子”收为词条,却在“隐君子”的释义中承认了“瘾君子”的存在。(陈昌来)

应该一分为二

“隐君子”原来是一身而二任,既指隐居的高人,也指吸毒或吸烟成瘾者。自从“瘾君子”问世后,“隐君子”完全可以一分为二,这样两者含义确定,而又不失“幽他一默”的修辞效果。我曾搜索过新浪网新闻标题,共得“瘾君子”95条,“隐君子”3条,如此巨大的反差,已能充分说明:群众已经接受并且十分乐于用“瘾君子”。令人奇怪的倒是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至今只提“隐君子”而无视“瘾君子”的大量存在,未免有点缺乏群众观点吧。(吴利君)

几个用例

吸毒或抽烟成瘾的人,《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常用辞书几乎都称为“隐君子”,但语言实际运用中几乎都称为“瘾君子”。例如:

①旁近之瘾君子,纷至沓来,日不暇给。(《清稗类钞·讥讽类·

呼吸相通》)

②瘾君子还是不可一日无此君。(《吸烟》，见《梁实秋散文》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③即非瘾君子而登临斯土，包你亦乐而忘倦。(羽翎《重庆的烟哥》，见《吾乡风情》342页，上海书店)

④他前几年和梨园界来往密切，随着几位瘾君子，染过芙蓉癖。(宗璞《南渡记》1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⑤其友人陈先生为一瘾君子。(徐铸成《报人六十年》151页，学林出版社)

⑥让瘾君子断瘾是一件更困难也更重要的工作。(《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录》第二卷55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⑦将禁烟的目标，直接对准吸食鸦片的瘾君子。(茅海建《天朝的崩溃》90页，三联书店)

由上述例句可知：“瘾君子”一词一是出现时间已久；二是使用相当普遍，无论作家还是学者，无论文学作品还是学术专著，都接受了这个词。况且，有的辞书也接纳了它，如《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胡裕树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出版)、《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相反，“隐君子”一词，现代汉语中极少使用，已属“旧时”情景。所以，要说“瘾君子”是用错了字，实在难以服人。(王国锋)

一是借音，一是仿词

称“隐君子”为“瘾君子”，愚意以为既不是用错字，两者也不是异形词。人有毒瘾烟瘾而称之为“瘾君子”，正是这个“瘾”，如何能算用错字？“瘾君子”与“隐君子”本来就所指不同，又如何能算异形词？

“隐君子”一说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这么简单一句：“老